

# 我的山谷岁月，与女儿相伴的惬意晚年

张珠球老人这两年随女儿住进定海东海大峡谷，为记录“流水账”生活写下7本日记

□记者 朱蔚 整理

倾诉人：张珠球  
倾诉时间：8月8日

已过古稀之年的张珠球老人，前年开始跟随女儿住进了东海大峡谷。形影不离的母女俩，在满目苍翠的山谷中相伴生活。

老人享受着山间的宁静四季和女儿无微不至的照料，浸润在山光水色里的晚年时光，让她感觉无比地惬意。



## 一年四季的山景看不够 满眼望不到边的绿

老伴走了以后，女儿就把我“拴”在了她身边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女儿在东海大峡谷经营着“者里”民宿，这两年就扎根在山谷里。我也跟着她住了进来，两个人形影不离。

住在山谷里，非常安静。我常常4点多天刚蒙蒙亮就醒了。推开房门，就是满眼望不到边的绿，深深浅浅，铺天盖地，看着就让人心里头敞亮，舒坦极了。醒得早，我就先活动活动筋骨，锻炼一下。等女儿也起来了，她总会挽着我的胳膊，带我到山谷深处去走走。

山里的天气多变，有时候晨雾浓得化不开，山顶、树林若隐若现，跟仙境似的。要是刚下过雨，那就热闹了，山涧里的水哗啦啦地流，又急又欢，瀑布也格外有气势，白花花的帘子从高处挂下来。

在山谷里住了有两年了，这山里的景致啊，一年四季都看不够。春天嫩芽吐绿，夏天浓荫蔽日，秋天呢，漫山遍野的树叶都变了颜色，黄的、红的，层层叠叠，好些客人看了都说，这秋景啊，跟日本的富士山比也不相上下呢。

山里的小生灵也多，像现在这大夏天，一场雨过后，树蛙们就像是开起了音乐会，“呱呱”“咕咕”地叫成一片，此起彼伏，热闹得很，听着也让人欢喜。

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## 女儿不光会做菜 更会照顾我这个老妈

每天清晨，雷打不动的事儿，就是跟着女儿去定海的东门菜场买菜。对我这个年纪来说，走走逛逛，就是最好的锻炼。女儿熟门熟路，在菜场各个摊位间穿梭，买好一样，就拿回来让我替她看着。我守着这一堆“战利品”，等她都采购齐了，我们再一起回到山谷。

回来她就忙开了，洗洗刷刷准备烧菜，我在边上帮点力所能及的小忙，择择菜，递递东西，娘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，时间过得飞快。

我大多时候就待在民宿里。“者里”迎来送往，天南海北的客人都有，上海、杭州、北京的，还有更远方来的。我也会和他们一起聊聊天，听听新鲜事儿。客人们都夸我女儿手艺好，最爱吃我们家的红烧肉。那可是用大铁锅、土灶台，慢悠悠炖上3个钟头才出锅的，肥而不腻，酥烂入味，非常香。还有那糯米鸡，起码得花上两个小时工夫，蒸得糯糯软软，滋味都渗到糯米里去了。

女儿不光会做菜照顾生意，更会照顾我这个老妈。她总惦记着带我出去转转。有时候载着我一起去东港试新菜，尝尝不同的口味；有时候带我去走廊、文廊，定海西边的马目风车营地，我也跟着她去了好几趟，看山看海看风景。

## 写了四五年的日记 攒下7本日记本

女儿还经常带我去“东海福泉”泡温泉，泡完出来，身上滑溜溜的。这些年跟着女儿生活，我从没离开过女儿的视线。她把我叫做她的“老闺蜜”，我们俩什么话都说。当年贴心的“小棉袄”如今长成了“大棉袄”，但那份贴心劲儿啊，一点都没变。晚上，有时候她会包饺子，准备第二天的食材，我就坐在旁边陪着她说话。灯光暖暖的，茶壶水汽氤氲，每天都过得安稳踏实。

这几年养成的习惯，睡觉前，我总要写几笔日记。说是日记，其实更像是个“流水账”本子。今天碰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了，比如跟女儿去泡脚了，舒舒服服的；或者去剪头发了，清爽利落了；又或者遇上什么让人烦心、生气的事儿，也都记录下来。

最开始写的时候，记的都是些柴米油盐、生活开支。慢慢地，就变成了这种“流水账”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。算下来，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四五年，攒下的日记本都有7本了。它也成了我的宝贝“备忘录”，有时候女儿记不清哪天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要翻开我的本子，准保能找到。

## 平时喜欢看书画画 身体也曾经历过几次大风浪

我喜欢写写画画，这跟我年轻时候做文书工作有关系。那是1979年，我进了白泉镇政府工作。那时我也特别爱看书，哪怕是在灶头烧火做饭，手边也得放本书，得空就瞄两眼。床头、枕头底下，随手就能摸到一本书。

几十年前，还在白泉老家住的时候，街坊邻居聚在门口乘凉，我会把书上看来故事，像说书一样地讲给大家听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眼睛花了，看小字实在吃力。如今基本就靠手里这部手机，看看新闻，了解点有用的信息。

我这身子骨，也经历过几次大风浪。2003年，我突然就脑出血，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。那天下午3点多，老伴去定海办事。按他平时爽快的性子，别人叫吃饭，他准答应。我以为他就在外面吃了，可怪得很，那天他5点多就回家了，而且破天荒地没喝他每顿饭都离不开的佛顶山米酒。

我俩聊了会儿天，我就感觉不太舒服，回到卧室就开始吐，再后来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等再睁开眼，已经是十多天以后。后来转到上海瑞金医院，做了脑部介入手术。

## 山光水色里的晚年生活 无比惬意

那次手术做得非常成功，回家休养了一阵，也就缓过来了。谁曾想，到了2018年，我又摊上一次脑中风。那天正好是老伴的生日，他去外面打小麻将了。我和女儿在家，突然又感觉不对劲。女儿机灵，赶紧打电话问她的医生朋友。人家一听就说，这种情况不能耽搁，必须马上送医院，否则拖到第二天人就可能瘫了。

那次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出院回家，我左边的手脚都没力气，讲话也费劲，老是咬到舌头，不利索。我就在家自己琢磨着康复。用手机查资料，看看人家是怎么恢复的，然后“对症下药”。每天早晚，我雷打不动地锻炼，抬抬手，动动腿，还学着唱歌，加强嘴皮子和舌头的力气。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坚持，到现在，已经好多了。虽然比不上从前利落，但能自己走动，能跟人说说笑笑，女儿也放心不少。

这日子一天天的，就像山涧里的水，不紧不慢地流着。和女儿一起住在山谷里，守着这份宁静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里，在女儿的悉心陪伴下度过晚年，我这心里头，是满满的知足和惬意。

山风温柔，日子绵长，这就挺好。